

雪泥鴻爪

林慧潔，5.2006，意大利安波祖

身為一位從事攝影及錄像的創作者來說，我今次能與幾位從事陶塑的朋友一起展覽，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。在物料上，攝影與陶塑兩種媒體沒有共通性，製作過程亦不大相同。那麼，是什麼原因使我們走在一起展覽呢？這不只是對觀眾的一個疑問，對我而言，亦是一種挑戰。愈是探究，愈是發現，我們的作品在相近與迥異之間，蘊含著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，有待我們再思及發掘。

不少當代藝術已把技巧的比重放在相對次要的位置，但陶塑藝術仍未能全面逃脫各種技術上的掣肘。這是一種與物料及技巧離不開的媒介，創作者不單需把抽象的概念實現化，同時亦需在種種限制的條件，令物質（物料）與非物質（概念）平衡。莫非陶塑藝術很難擺脫工藝上的層面？而當今陶塑藝術家又怎樣面對這局面？

而事實上，當今陶塑藝術已與傳統陶塑有很大的分別。無論在造形、物料與製作過程中，不少作品已擺脫了功用性的普遍模式。我們已不應在它的普遍認識上，來欣賞及評價它們。是次展覽的作品亦告訴我們，陶塑藝術仍有很廣闊的創作空間，不但打破工藝上的局限，亦展示技巧與構念的融合。

現在我嘗試從這幾位從事陶塑創作者的作品出發，探究身為當代創作者，怎樣面對以上所提及的問題，和她們自身的創作路向。

當我初看范妙思的作品時，最吸引我的，是她對重複動作的重視性。她那倦倦不休的精神，對現今多數人來說，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。重複又重複的動作與製品，令我思考著工藝品及藝術品的分野。而范妙思的創作模式雖與工藝品相近，但細觀下，顯然與一般的工藝品大大迥異。

不少工藝品只著重「量」而忽略「質」，在製作過程中，亦缺乏藝術性。那些在大型特賣場傾巢而出的粗製濫造廉價貨，既沒有欣賞價值，亦沒有作者的個人感情在內。反觀范妙思的作品，她的創作過程比完成品更為重要，她體現了藝術創作中，其中一環可貴性——「物化」。每當我們專注於一慣性動作，很容易便進入忘我境界。而透過重複又重複的動作，范妙思把自己的生命注入泥巴當中，它倆並存且不可分割，那是不可磨滅的痕跡。

當我們評估藝術品的價值時，不獨只專注其外觀，我們更關注它的存在意義。優良的作品引發我們思，或甚對當下生活作出批判。葉麗燕的作品便是一個好例子。那些模製作品，標誌著即棄物於當下的存在價值。它們不曾被重視，亦沒有被保存的理由。但葉麗燕以複製的手法，記錄它們曾經存在的痕跡。好讓我們對即棄物重新檢視，告示我們要珍惜它們，亦對即棄文化作出嚴厲的批判。

而令我更感興趣的，是那似真還假的趣味。葉麗燕的作品無不令我思考真實與虛擬的顛倒性。我們總以眼見的當作事實；雖則如此，複製品擁有物件的外觀，但缺乏被複製物的獨有本質。而且，所看到的不盡是事實；所想像的亦未能盡然；所相信的，又豈是事物的全面？那麼，事實往哪裡去了？！

我首先接觸余美明的作品不是陶塑，而且攝影。她那細緻和敏銳的觸覺，令平面的影像立體化，令不動的形與色生命化。這感覺亦蘊含於她的陶塑作品內。如前所述，陶塑與攝影有很多差異處。而余美明選擇這兩種媒介為她的創作手法，表面上看似不大相關，但細看下，我發現她不單能完全地表述她的創作理念，更把這兩種媒介的異同處微妙地結合。

余美明對歷史的探究尤感興趣，而攝影能恰到好處地，為她保留瞬間即逝的感覺。相對地，陶塑不能與之相比。但在她的悉心安排下，巧妙地把將被遺忘的昔日形貌複印在陶泥上。這不單令形貌重演，更把它們注入新的生命力，轉化成無窮的多樣性及可能性。無疑地，這令陶塑擺脫固有的功用性層面。尤其者，她融合對攝影的觸覺於陶塑創作中，不單令影像立體化，更把記憶立體化！

以上三位陶塑創作者的作品，同時表現了「曾經存在」的所思所感。不謀而合地，與我的攝影作品有其共通處；彷如輕輕地，在雪地上留下擦過的痕跡。